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览本

集部

文忠集卷一百二十四　宋　歐陽修　撰

崇文總目叙釋一卷

易類

前史謂秦焚三代之書易以卜筮而得不焚及漢募群書類多散逸而易以故最完及學者傳之遂分為三一曰田何之易始自子夏傳之孔子卦象爻象與文言說卦等離為十二篇而說者自為章句易之本經也二曰

焦贛之易無所師授自言得之隱者第述陰陽災異之言不類聖人之經三曰費直之易亦無師授專以彖象文言等參解卦（一作易）文凡以彖象文言雜入卦中者自費氏始田何之學施孟梁丘之徒最盛費氏初微止傳民間至後漢時陳元鄭衆康成之徒皆學費氏費氏興而田學遂息古十二篇之易遂亡其本及王弼為注亦用卦（一作彖）象相雜之經自晉已後弼學獨行遂傳至今然易比五經其來最遠自伏羲畫卦下更三代別為三

易其變卦五十有六命名皆殊一作甚至於七八九六筮占之法亦異周之末世夏商之易已亡漢初雖有歸藏已非古經今書三篇莫可究矣獨有周易時更三聖世歷三古雖說者各自名家而聖人法天地之緼則具存焉

書類

書原於號令而本之史官孔子删為百篇斷堯訖一作迄秦序其作意遭秦之故孔子末孫惠與濟南伏勝各藏

其本于家楚漢之際勝失其所藏但口以傳授勝既耄昏乃繆合二十四篇為二十九歐陽夏侯之徒皆學之寫以漢世文字號今文尚書至武帝時孔惠之書始出屋壁百篇皆在而半已磨滅又皆科斗文字惠孫安國以隸古定之得五十八篇為之作傳號古文尚書至陳隋之間伏生之學廢絶而孔傳獨行先是一作時孔傳亡其舜典東晉梅頤一作賾乃以王肅所注伏生舜典足其篇至唐孝明不喜隸古始更以今文行于一作於世

詩類

昔孔子刪古詩三千餘篇取其三百一十一篇著于經秦楚之際亡其六漢興詩分為四一曰魯人申公作訓詁號魯詩二曰齊人轅固生作傳號齊詩三曰燕人韓嬰作内外傳號韓詩四曰河間人毛公作故（一作詁）訓傳號毛詩三家並立學宮而毛以後出至平（一作章）帝時始列于學其後馬融賈逵鄭衆康成之徒皆發明毛氏其學遂盛魏晉之間齊魯之詩廢絶韓詩雖在而益微故

毛氏獨行遂傳至今韓嬰之書至唐猶在今其存者十篇而已漢志嬰書五十篇今但存其外傳非嬰傳詩之詳者而其遺說時見於他書與毛之義絶異而人亦不信去聖既遠誦習各殊至於考風雅之變正以知王政之興衰其善惡美刺不可不察焉

禮類

禮樂之制盛于三代而大備於周三代之興皆數百年而周最久始武王周公修太平之業畫天下以為九服

上自天子至于一作於庶人皆有法度方其郊祀天地開明堂以會諸侯其車旗服器文章爛然何其盛哉一作也及幽厲之亂周室衰微其後諸侯漸大然齊桓賜胙而拜晉文不敢必請隧以禮維持又二百餘年禮之功亦大矣下更戰國禮樂殆絶漢興禮出淹中后戴諸儒共為補綴得百餘篇三鄭王肅之徒皆精其學而説或不同夫禮極天地朝廷宗廟凡人之大倫可謂廣矣雖二一作百家殊説豈不博哉自漢以來沿革之制有司之傳

著于書者可以覽焉

樂類

三代禮樂自周之末其失一作亡已多又經秦世滅學之暴然書及論語孝經得藏孔氏一作子之家易以卜筮不禁而詩本諷誦不專在於竹帛人得口以傳之故獨禮之於六經其亡最甚而樂又有聲器尤易為壞失及漢興考求典籍而樂最缺一作闕絶學者不能自立遂并其說於禮家書為五經流别為六藝夫樂所以達天地之

和而飭化萬物要之感格人神象見功德記曰五帝殊時不相沿樂所以王者有因時制作之盛何必區區求古遺欵闕一作至於律呂鍾石聖人之法雖更萬世可以考也自漢以來樂之沿革惟見史官之志其書不備隋唐所録今著其存者云

春秋類

昔周法壞而諸侯亂平王以後不復雅而下同列國吳楚徐夷並僭稱王天下之人不禀周命久矣孔子生其

（一作於）末世欲推明王道以扶（一作捄）周乃聘諸侯極陳君臣之理（一作禮）諸侯無能用者退而歸魯即其舊史考諸行事加以王法正其是非凡其所書一用周禮為春秋十二篇以示後世後世學者傳習既久其說遂殊公羊高穀梁赤左丘明鄒氏夾氏分為五家鄒夾最微自漢世巳廢而三家盛行當漢之時易與論語分為三詩分為四禮分為二及學者散亡僅存其一而餘家皆廢獨春秋三傳並行至今初孔子大修六經之文獨於春秋

欲以禮法繩諸侯故其辭尤謹約而義微隱學者不能極其說故三家之傳於聖人之旨各有得焉太史公曰為人君者不可不知春秋豈非王者之法具在乎

論語類

論語者蓋孔子相與弟子時人講問應答之言也孔子卒羣弟子論次其言而撰之漢興傳者三家魯人傳之謂之魯論齊人傳之謂之齊論而齊論增問王知道二篇今文無之出於孔子壁中者則曰古論有兩子張是

三家者篇第先後皆所不同考今之次即所謂魯論者也

小學類

古者教學之法八歲而入小學以習六甲四方書數之藝至於成童而後授經儒者究極天地人神事物之理無所不通故其學有次第而後大成焉爾雅出於漢世正名命物講說者資之於是有訓詁之學文字之興隨世轉易務趨便省久後乃或亡其本七字一作者或去其本三蒼

之說始志字法而許慎作說文於是有偏傍之學五聲異律清濁相生而孫炎始作字音於是有音韻之學篆隸古文為體各異秦漢以來學者務極其能於是有字書之學先儒之立學其初為法未始不詳而明而後世猶或訛失（二字一作失之）故雖小學不可闕焉

正史類

昔孔子刪書上斷堯典下訖秦誓著為百篇觀其堯舜之際君臣相與吁俞和諧於朝而天下治三代已下約

柬賞罰而民莫敢違考其典誥誓命之文純深簡質丁寧委曲為體不同周衰史廢春秋所書尤謹密矣非惟史有詳略抑由時君功德薄厚異世而殊文哉自司馬氏上採黄帝迄于漢武始成史記之一家由漢以來千有餘歲其君臣善惡之迹史氏詳焉雖其文質不同要其治亂興廢之本可以考焉

編年類

昔春秋之後繼以戰國諸侯交一作皆亂而史氏廢失策

書所載紀次不完司馬遷始為紀傳表志之體網羅千載馳騁其文其後史官悉用其法春秋之義書元最謹一時無事猶空書其首月以謂四時不具則不足成年所以上尊天紀二字一作時紀下正人事自晉荀悅為漢紀始復編年之體學徒稱之後世作者皆與正史並行云

實録類

實録起於唐世自高祖至于一作於武宗其後兵盜相交史不暇録而賈緯始作補録十或得其二三五代之際

尤多故矣天下乖隔號令並出傳記之士（一作事）訛謬尤多幸而中國之君實録粗備其盛衰善惡之迹較然而著者不可泯矣

雜史類

周禮天子諸侯皆有史官晉之乘楚之檮杌考其紀事為法不同至于周衰七國交侵各尊其主是非多異尋亦磨（一作靡）滅其存無幾若乃史官失職畏怯回隱則游談處士亦必各記其說以伸所懷然自司馬遷之多聞

當其作史記必上採帝繫世本旁及戰國荀卿所録以成其書則諸家之說可不備存乎

僞史類

周室之季吳楚可謂彊矣而仲尼修春秋書荆以狄之雖其屢進不過子爵所以抑黜僭亂而使後世知懼三代之弊也亂極于七雄並主漢之弊也亂極于三國魏晉之弊也亂極于永嘉以來隋唐之弊也亂極于五代（一又有五代字）之際天下分為十三四而私竊名號者七國及

大宋受命王師四征其係纍負質請死不暇九服遂歸于有德歷考前世僭竊之邦雖（一有甚字）因時苟偷自彊一方然卒歸于（二字一作於）禍敗故録于（一作於）篇以為賊亂之戒云

職官類

堯舜三代建官名數不同而周之六官備矣然漢唐之興皆因秦隋官號而損益之足以致治興化由此而言在（一作存）乎舉職勤（一無此字）事代公治物（一作工字）一而已至於

車服印綬爵秩俸廪因時為制著于有司一有焉字書曰無曠庶官又曰允釐百工夫百官象物奉職恭位此虞舜一有之字所以端拱無為而化成天下可不重哉

儀注類

昔漢諸儒得古禮十七篇以為儀禮而大射之篇獨曰儀蓋射主於容升降揖讓不可以失記曰禮之末節有司掌之凡為天下國家者莫不講乎三代之制其采章文物邦國之典存乎禮官秦漢以來世有損益至於一作

于車旗服器有司所記遺文故事凡可録者皆附于一作於史官云

刑法類

刑者聖人所以愛民之具也其禁暴止殺之意必本乎至仁然而執梃刃刑人而不疑者審得其當也故法家之說務原人情極其真偽必使有司不得銖寸輕重出入則其為書不得不備歷世之治因時制法縁民之情損益不常故凡法令之要皆著于篇

地理類

昔禹去水害定民居而别九州之名記之禹貢及周之興畫為九畿而宅其中内建五等之封外撫四荒之表職方之述備矣及其衰也諸侯並爭二字一作兼并 并一作吞削奪秦漢以來郡國州縣一作邦國郡縣廢興治亂割裂分屬更易不常至於日月所照要荒附叛山川風俗五方不同行師用兵順民施政考於圖牒可以覽焉

氏族類

昔黄帝之子二十五人得姓命氏由其德之薄厚自堯舜夏商周之先皆同出於黄帝而姓氏不同其後世封為諸侯者或以國為姓至於一作于公子公孫官邑謚族遂因而命氏其源流次序帝繫世本言之甚詳秦漢以來官邑謚族不自别而為姓又無賜族之禮至于近世遷徙不常則其得姓之因與夫祖宗曲次人倫之記尤不可以不考焉

歲時類

傳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故堯舜南面而治考星之中以授人時秋成春作教民無失周禮六官亦因天地四時分其典職然則天時者聖人之所重也自夏有小正周公始作時訓日星氣節七十二候凡國家之政生民之業皆取則焉孔子曰吾不如老圃至於山翁野夫耕桑樹藝四時之説其可遺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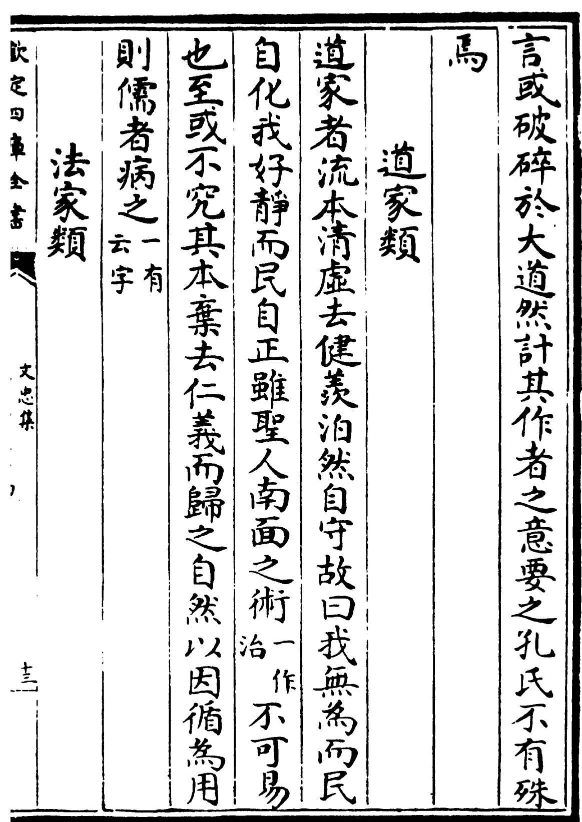
傳記類

古者史官其書有法大事書之策小事載之簡牘至於

風俗之舊耆老所傳遺言逸行一作迹史不及書則傳記之說或有取焉然自六經之文諸家異學說或不同況乎幽人處士聞見各異或詳一時之所得或發史官之所諱參求考質可以備多聞焉

儒家類

仲尼之業垂之六經其道閎博君人治物百王之用微是無以為法故自孟軻揚雄荀況一作卿之徒又駕其說扶而大一作本之歷世諸子轉相祖述自名一家異端其


言或破碎於大道然計其作者之意要之孔氏不有殊焉

道家類

道家者流本清虚去健羡泊然自守故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雖聖人南面之術一作治不可易也至或不究其本棄去仁義而歸之自然以因循為用則儒者病之一有云字

法家類

法家者流以法繩天下使一本於其術商君申韓之徒乃推而大之挾其說以干世主收取功名至其尊君抑臣辨職分輔禮制於王治不為無益然或狃細苛持刻深一作深刻不可不察者也

名家類

名家者流所以辨覈名實流別一作源流等威使上下之分不相踰也仲尼有云必也正名乎言為政之大本不可不正者也

墨家類

墨家者流其言貴儉兼愛尊賢右鬼非命上同一作尚此墨家之所行也孟子之時墨與楊其道塞路軻以墨子之術儉而難遵兼愛而不知親疏故辭而闢之然其彊本畵用之說有足取焉

縱横家類

春秋之際王政不明而諸侯交亂談說之士出於其間各挾其術以干時君其因時適一作遇變當權事而制宜

有足取焉

雜家類

雜家者流取儒墨名法合而兼之其言貫穿衆説無所不通然亦有補於治理一作道不可廢焉一作也

農家類

農家者流衣食之本一作大原也四民之業其次曰農稷播百穀勤勞天下功炳後世著見書史孟子聘列國陳王道未始不究一作論耕桑之勤漢興劭農勉人為之著

令今集其樹藝之說庶取法焉

小說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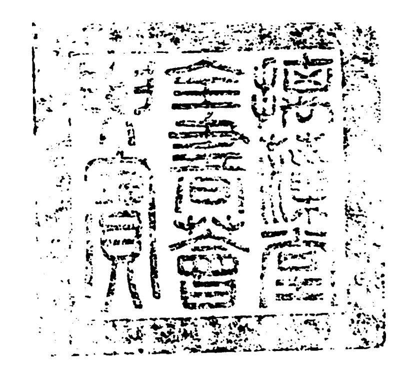
書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又曰詢于芻蕘是小說之不可廢也古者懼下情之壅於上聞故每歲孟春以木鐸徇于路採其風謡而觀之至於俚言巷語亦足取也今特列而存之

兵家類

周禮夏官司馬掌軍戎以九伐之法正邦國書之洪範

八曰師易之繫辭取諸睽此兵之所由始也湯武之時勝以仁義春秋戰國出奇狃變其術無窮自田齊始著司馬之法漢興張韓之徒序次其書武帝之世楊僕又捃摭之謂之紀奏孝成命任宏乃以權謀形勢陰陽技巧析為四種繇是兵家之文既修列矣然而司馬之法本之禮讓後世莫行焉惟孫武之書法術大詳考今之列非特四種又雜以卜筮刑政之說存諸篇云

文忠集卷一百二十四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崇本

謄録舉人臣勵守訓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忠集卷一百二十五至七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文忠集卷一百二十五　宋　歐陽修　撰

于役志

景祐三年丙子歲五月九日丙戌希文出知饒州

戊子送希文飲于祥源之東園

壬辰安道貶筠州

甲午師魯貶郢州

乙未安道東行不及送余與君貺追之不克還過君謨

家遂召移之公期道滋景純夜飲

丁酉與損之送師魯于固子橋西興教寺余留宿明日道卿損之公期君貺君謨武平源叔仲輝皆來會飲晚乃歸余貶夷陵

已亥夜過邃卿家話別邃卿病也

庚子夜飲君貺家會者公期君謨武平秀才范鎮道滋飲婦家不來

辛丑舟次宋門夜至公期家飲會者君謨君貺景純穆

之道滋飲婦家不來
壬寅出東水門泊舟不得岸水激舟横于河幾敗家人驚走登岸而避遂泊亭子下損之來奕棋飲酒暮乃歸
癸卯君貺公期道滋先來登祥源東園之亭公期烹茶道滋鼓琴余與君貺奕已而君謨來景純穆之武平源叔仲輝損之壽昌天休道卿皆來會飲君謨景純穆之壽昌遂留宿明日子野始來君貺公期道滋復

來子野還家餘皆留宿君謨作詩道滋擊方響穆之

彈琴秀才韓傑居河上亦來會宿

乙巳晨興與宿者别舟既行武平來追及至下鎖見之

少頃乃去午次陳留登㢡廟

丙午在陳留

丁未次南京明日留守推官石介應天推官謝郛右軍

巡判官趙衮曹州觀察推官蔣安石來小飲于河亭

余疾不飲客皆醉以歸

六月己酉次柳子

庚戌過宿州與張參約泊靈壁鎮遊損之園會余有客

住宿州參先發艤靈壁待余不至乃行晚次靈壁獨

遊損之園舟失水道敗柂

辛亥次青陽

壬子至于泗州晚與國器小飲州廨中

癸丑始見春卿

甲寅乙卯丙辰獨在泗州始食淮魚

丁巳次洪澤與劉春卿同年黄孝恭相遇始識大理寺丞李惇裕洪澤廵檢顔懐玉者錢思公在洛時故吏遂與四人者夜飲五鼓罷明日食畢解舟與飲者别春卿復相送以前晚入沙河乘月夜行鄉山陽與春卿聯句二鼓宿閘下黎明元均來遂至楚州泊舟西倉始見安道于舟中安道㑹飲于倉亭始食瓜出倉北門看雨與安道奕

庚申小飲舟中㑹者元均春卿安道余始飲酒移舟艤

城西門門閉泛月以歸

辛酉安道解舟不果别與春卿奕于倉亭晚别春卿

壬戌與元均小飲倉北門舟中夜宿倉亭

癸亥夕與元均坐水次納凉已而大風雨震雹暴至

乙丑與隱甫及高繼隆焦宗慶小飲水陸院東亭看雨

始見荷花

丙寅與元均隱甫飲于西倉

丁卯隱甫來會登倉北偃上亭納凉遲客至遂及元均

小飲舟中已而大風震雹遂宿舟中

戊辰余生日具酒為壽于舟中

己巳與元均泛舟北辰會隱甫小飲宿倉亭

庚午同年朱公綽來自京師

辛未子聰來自壽州夜飲倉亭留宿

壬申泛舟飲于北辰

癸酉隱甫來飲別夜與元均小飲宿倉亭

甲戌知州陳亞小飲魏公亭看荷花與者隱甫朱公綽

晚移舟楚望亭陳從益來自京師見余於舟中始聞

君謨動靜秀才陳策來自京師夜見余於楚望亭作

常州書自泊西倉至于楚望凡十有七日

乙亥次寶應

丙子至于高郵

七月丁丑復見子聰會飲弭節亭

戊寅遂與子聰同舟以前次邵伯

己卯至于揚州遇秀才廖倚夜與倚及子聰飲觀風亭

明日子聰之潤州廖倚之楚州伯起來宿觀風亭

辛巳與伯起飲遡渚亭會者集賢校理王君玉大理寺

丞許元太常寺太祝唐詔祠部員外郎蘇儀甫

壬午儀甫來小飲觀風亭會者許元唐詔君玉伯起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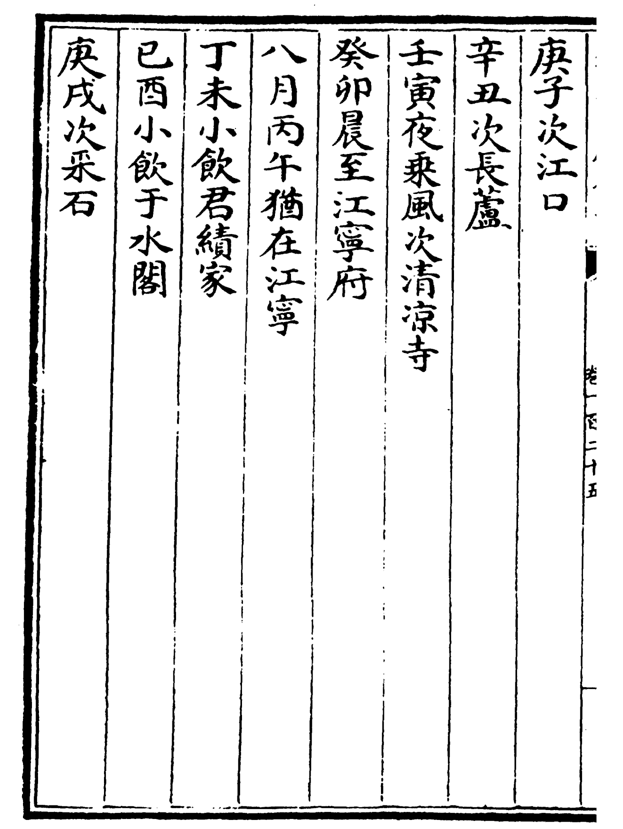
歸

癸未與許元小飲遡渚亭會者如壬午伯起不來

甲申與君玉飲壽寧寺寺本徐知誥故第李氏建國以

為孝先寺太平興國改今名寺甚宏壯畫壁尤妙問

老僧云周世宗入揚州時以為行宮盡朽漫之惟經
藏院畫玄奘取經一壁獨在尤為絶筆嘆息久之
乙酉小飲秀才呂有家會者如壬午伯起不來余遂留
宿
丙戌至于真州大熱無水
辛卯飲僧于資福寺移舟溶溶亭處士謝去華援琴待
涼以入客舟
戊戌入客舟泊遜虚亭



庚子次江口

辛丑次長蘆

壬寅夜乘風次清涼寺

癸卯晨至江寧府

八月丙午猶在江寧

丁未小飲君績家

己酉小飲于水閣

庚戌次采石

辛亥阻風與侍禁陳宗顏飲

壬子過太平州夜乘風宿帶星口

癸丑過蕪湖繁昌宿慈母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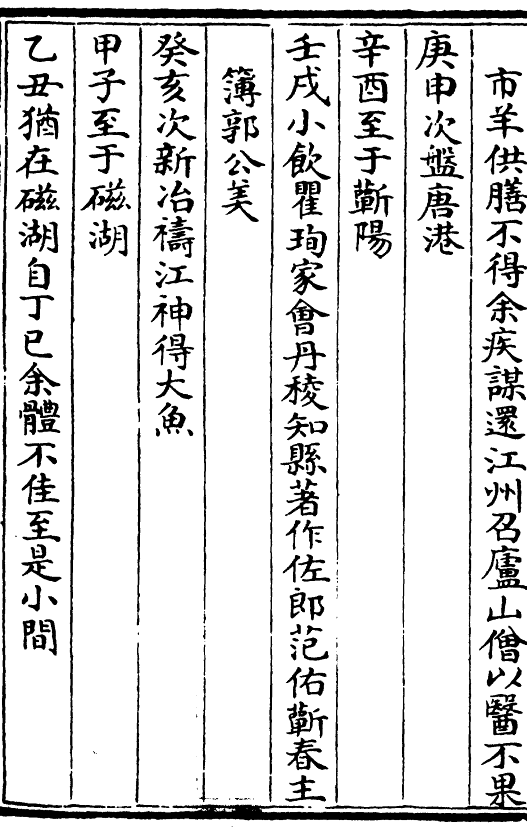
甲寅乘風晝夜行

丙辰禱小姑山神至江州

丁巳在江州約陳侍禁遊廬山余病呼醫者不果往遂

行次郭家洲

己未阻風郭家洲與澧陽縣令趙師道飲村市就村人



市羊供膳不得余疾謀還江州召廬山僧以醫不果

庚申次盤唐港

辛酉至于蘄陽

壬戌小飲瞿珣家會丹棱知縣著作佐郎范佑蘄春主簿郭公美

癸亥次新冶禱江神得大魚

甲子至于磁湖

乙丑猶在磁湖自丁巳余體不佳至是小間

丙寅至于黄州

丁卯與知州夏屯田飲于竹樓興國寺火約余明日為

社飲不果夜登江澳次漆磁

戊辰次雙柳夾

已巳次白楊夾

庚午至于鄂州始與令狐修已相識

辛未遣人之黄陂召家兄大風雨不克渡江而還

壬申小飲修已家遂留宿明日家兄來見余於修已家

始中酒睡兄家

甲戌飲于兄家

乙亥飲令狐家夜過兄家會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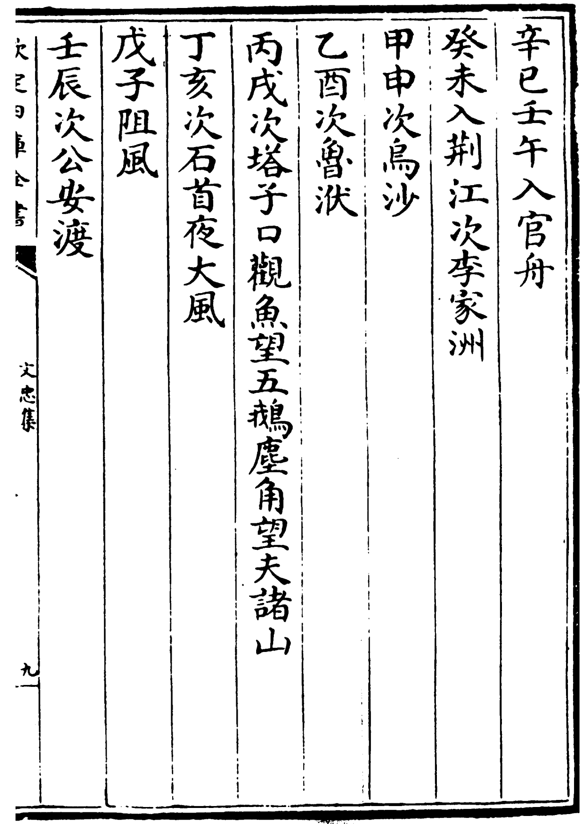
九月丙子次沌口

丁丑次昭化港夜大風舟不得泊禱江神

戊寅次穿石磯夜大風擊舟不得寢

己卯至岳州夷陵縣吏來接泊城外

庚辰假舟于邵暖


辛巳壬午入官舟

癸未入荆江次李家洲

甲申次烏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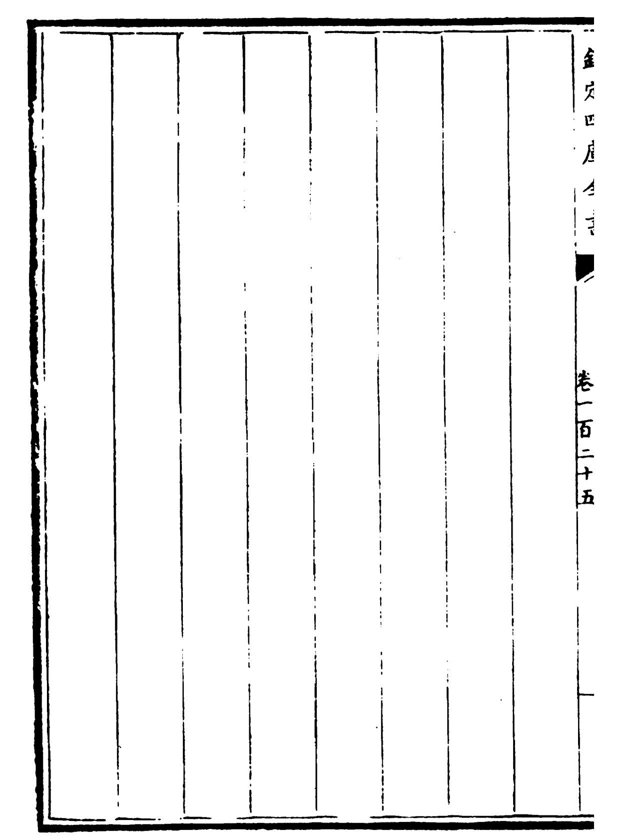
乙酉次魯洑

丙戌次塔子口覲魚望五䳺麈角望夫諸山

丁亥次石首夜大風

戊子阻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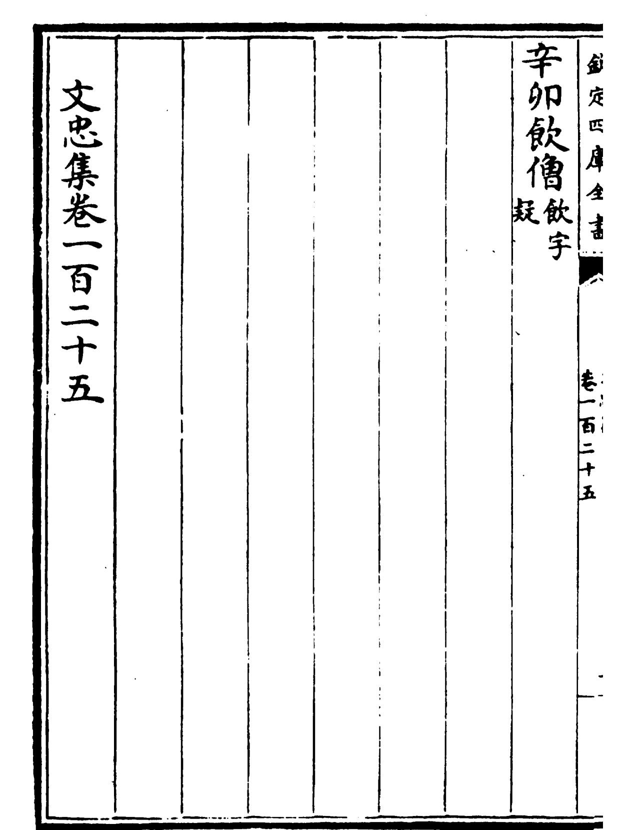
壬辰次公安渡



右于役志一卷雖非著述流傳至今則不可畧按夷陵抵京師三千六百里公與尹師魯書云臨行臺吏催苛百端始謀陸行以大暑又無馬乃沿汴絶淮泛大江凡五千里用一百一十程纔至荆南與此志合自公安後闕而不録既以十月二十六日到官則留荆約旬餘正庭參轉運時也

六月丁卯偃上亭（偃字疑）

七月甲申朽漫（合是朽漫）玄奘（疑是玄奘）



辛卯飲僧飲字疑

文忠集卷一百二十五

文忠集卷一百二十六

宋 歐陽修 撰

歸田録第一

太祖皇帝初幸相國寺至佛像前燒香問當拜與不拜僧録贊寧奏曰不拜問其何故對曰見在佛不拜過去佛贊寧者頗知書有口辯其語雖類俳優然適會上意故微笑而頷之遂以爲定制至今行幸焚香皆不拜也議者以爲得禮

開寶寺塔在京師諸塔中最高而制度甚精都料匠預浩所造也塔初成望之不正而勢傾西北人怪而問之浩曰京師地平無山而多西北風吹之不百年當正也其用心之精蓋如此國朝以來木工一人而已至今木工皆以預都料爲法有木經三卷行於世世傳浩惟一女年十餘歲每臥則交手於胷爲結構狀如此踰年撰成木經三卷今行於世者是也

國朝之制知制誥必先試而後命有國以來百年不試

而命者纔三人陳堯佐楊億及脩柰與其一爾

仁宗在東宮魯肅簡公宗道爲諭德其居在宋門外俗謂之浴堂巷有酒肆在其側號仁和酒有名於京師公往往易服一作衣微行飲于其中一日眞宗急召公將有所問使者及門而公不在移時乃自仁和肆中飲歸中使遽先入白乃與公約曰上若怪公來遲當託何事以對幸先見教冀不異同公曰但以實告中使曰然則當得罪公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也一作中罪大

使嗟歎而去真宗果問使者具如公對真宗問曰（一作公）何故私入酒家公謝曰臣家貧無器皿酒肆百物具（一作俱）備賓至如歸適有鄉里親客自遠來遂與之飲然臣既易服市人亦無識臣者真宗笑曰卿爲宮臣恐爲御史所彈然自此奇公以爲忠實可大用晚年每爲章獻明肅太后言群臣可大用者數人公其一也其後章獻皆用之

太宗時親試進士每以先進卷子者賜第一人及第孫

何與李庾幾同在科場皆有時名庾幾文思敏速何尤苦思遲會言事者上言舉子輕薄爲文不求義理惟以敏速相誇因言庾幾與舉子於餅肆中作賦以一餅熟成一韻者爲勝太宗聞之大怒是歲殿試庾幾最先進卷子遽叱出之由是何爲第一

故參知政事丁公度晁公宗慤往時同在館中喜相謔晁因遷職以啓謝丁時丁方爲群牧判官乃戲晁曰啓事更不奉答當以糞墼一車爲報晁答曰得墼勝於

得啓聞者以爲善對

石資政中立好諧謔士大夫能道其語者甚多嘗因入朝遇荆王迎授東華門不得入遂自左掖門入有一朝士好事語言問石云何爲自左去聲掖門入石方趍班且走且答曰秖爲大音柂王迎授聞者無不大笑楊大年方與客棋石自外至坐於一隅大年因誦賈誼鵩賦以戲之云止於坐隅貌甚閒暇石遽答曰口不能言請對以臆

故老能言五代時事者云馮相道和相凝同在中書一日和問馮曰公靴新買其直幾何馮舉左足示和曰九百和性褊急遽回顧小吏曰吾靴何得用一千八百因詬責久之馮徐舉其右足曰此亦九百於是哄堂大笑時謂宰相如此何以鎮服百僚

錢副樞若水嘗遇異人傳相法其事甚怪錢公後傳楊大年故世稱此二人有知人之鑒仲簡揚州人也少習明經以貧傭書大年門下大年一見奇之曰子當進士

及第官至清顯乃教以詩賦簡天禧中舉進士第一甲及第官至正郎天章閣待制以卒謝希深為奉禮郎大年尤喜其文每見則欣然延接既去則歎息不已鄭天休在公門下見其如此怪而問之大年曰此子官亦清要但年不及中壽爾希深官至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卒年四十六皆如其言希深初以奉禮郎鎖廳應進士舉以啓事謁見大年有云曳鈴其空上念無君子者解組不顧公其如蒼生何大年自書此四句於扇曰此文中

虎也由是知名
太祖時郭進為西山廵檢有告其隂通河東劉繼元將有異志者太祖大怒以其誣害忠臣命縛其人予進使自處置進得而不殺謂曰爾能為我取繼元一城一寨不止贖爾死當請賞爾一官歲餘其人誘其一城來降進具其事送之於朝請賞以官太祖曰爾誣害我忠良此纔可贖死爾賞不可得也命以其人還進進復請曰使臣失信則不能用人矣太祖於是賞以一官君臣之

間蓋如此

魯肅簡公立朝剛正嫉惡少容小人惡之私目爲魚頭當章獻垂簾時屢有補益讜言正論士大夫多能道之公既卒太常謚曰剛簡議者不知爲美謚以爲因謚譏之竟改曰肅簡公與張文節公知白當垂簾之際同在中書二公皆以清節直道爲一時名臣而魯尤簡易若曰剛簡尤得其實也

宋尚書祁爲布衣時未爲人知孫宣公奭一見奇之遂

爲知巳後宋舉進士驟有時名故世稱宣公知人公嘗語其一無此字門下客曰近世謚用兩字而文臣必謚爲文皆非古也吾死得謚曰宣若戴足矣及公之卒宋方爲禮官遂謚曰宣成其志也

嘉祐二年樞密使田公况罷爲尚書右丞觀文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罷樞密使當降麻而止以制除蓋往時高若訥罷樞密使所除官職正與田公同亦不降麻遂以爲故事真宗時丁晉公謂自平江軍節度使除兵

部尚書參知政事節度使當降麻而朝議惜之遂止以制除近者陳相執中罷使相除僕射乃降麻罷籍罷節度使除觀文殿大學士又不降麻蓋無定制也

寶元康定之間余自貶所還過京師見王君貺初作舍人自契丹使歸余時在坐見都知押班殿前馬步軍聯騎立門外呈牓子稱不敢求見舍人遣人謝之而去至慶歷三年余作舍人此禮已廢然三衙管軍臣僚一無此字於道路相逢望見舍人呵引者即斂馬駐立前呵者傳

聲太尉立馬急遣人謝之比舍人馬過然後敢行後予
官于外十年而還遂入翰林爲學士見三衙呵引甚雄
不復如當時與學士相逢分道而過更無斂避之禮葢
兩制漸輕而三衙漸重舊制侍衛親軍與殿前分爲兩
司自侍衛司不置馬步軍都指揮使止置馬軍指揮使
步軍指揮使一止作馬步軍指揮使以來侍衛一司自分爲二故
與殿前司列爲三衙也五代軍制已無典法而今又非
其舊制者多矣

國家開寶中所鑄錢文曰宋通元寶至寶元中則曰皇宋通寶近世錢文皆著年號惟此二錢不然者以年號有寶字文不可重故也

太祖建隆六年將議改元語宰相勿用前世舊號於是改元乾德其後因於禁中見內人鏡皆有乾德之號以問學士竇儀儀曰此偽蜀時年號也因問內人乃是故蜀王時人太祖由是益重儒士而歎宰相須用讀書人

仁宗即位改元天聖時章獻明肅太后臨朝稱制議者

謂撰號者取天字於文爲二人以爲二人聖者悅太后爾至九年改元明道又以爲明字於文日月並也與二人旨同無何以犯契丹諱明年遽一作遂改曰景祐是時連歲天下大旱改元詔意冀以迎和氣也五年因郊又改元曰寶元自景祐初群臣慕唐玄宗以開元加尊號遂請加景祐於尊號之上至寶元亦然是歲趙元昊以河西叛改姓元氏朝廷惡之遽改元曰康定而不復加於尊號而好事者又曰康定乃謚爾明年又改曰慶歷

至九年大旱河北尤甚民死者十八九於是又改元曰皇祐猶景祐也六年日蝕四月朔以謂正陽之月自古所忌又改元曰至和三年仁宗不豫久之康復又改元曰嘉祐自天聖至此凡年號九皆有謂也

寇忠愍公準之貶也初以列卿知安州既而又貶衡州副使又貶道州別駕遂貶雷州司户時丁晉公與馮相拯在中書丁當秉筆初欲貶崖州而丁忽自疑語馮曰崖州再涉鯨波如何馮唯唯而已丁乃徐擬雷州及丁

之貶也馮遜擬崖州當時好事者相語曰若見雷州寇司戶人生何處不相逢比丁之南也寇復移道州寇聞丁當來遣人以蒸羊逆於（一作迎于）境上而收其童僕杜門不放出聞者多以（一作公）爲得體

楊文公（億）以文章擅天下然性特剛勁寡合有惡之者以事譖之大年在學士院忽夜召見於一小閤深在禁中既見賜茶從容顧問久之出文稾數篋以示大年云卿識朕書蹟乎皆朕自起草未嘗命臣下代作也大年

惶恐不知所對頓首再拜而出乃知必爲人所譖矣由是佯狂奔於陽翟真宗好文初待大年眷顧無比晚年恩禮漸衰亦由此也

王文正公曾爲人方正持重在中書最爲賢相嘗謂大臣執政不當收恩避怨公嘗語尹師魯曰恩欲歸已怨使誰當聞者歎服以爲名言

李文靖公沆爲相沈正厚重有大臣體嘗曰吾爲相無他能唯不改朝廷法制用此以報國士大夫初聞此言

以謂不切於事及其後當國者或不思事體或收恩取譽屢更祖宗舊制遂至官兵冗濫不可勝紀而用度無節財用（一作力）匱乏公私困弊推迹其事皆因執政不能遵守舊規妄有更改（一作改更）所致至此始知公言簡而得其要由是服其識慮之精

陶尚書（穀）為學士嘗晚召對太祖御便殿陶至望見上將前而復却者數四左右催宣甚急穀終彷徨不進太祖笑曰此措大索事分顧左右取袍帶來上已束帶穀

遽趨入

薛簡肅公知開封府時明參政鎬爲府曹官簡肅待之甚厚直以公輔期之其後公守秦益常辟以自隨優禮特異有問於公何以知其必貴者公曰其爲人端肅其言簡而理盡凡人簡重則尊嚴此貴臣相也其後果至參知政事以卒時皆服公知人

臘茶出一作盛於劍建草茶盛於兩浙兩浙之品日注爲第一自景祐已後洪州雙井白芽漸盛近歲製作尤精

囊以紅紗不過一二兩以常茶十數斤養之用辟暑濕之氣其品遠出日注上遂爲草茶第一

仁宗退朝常命侍臣講讀於邇英閣賈侍中昌朝時爲侍講講春秋左氏傳每至諸侯淫亂事則略而不說上問其故賈以實對上曰六經載此所以爲後王鑒一作監戒何必諱

丁晉公自保信軍節度使知江寧府召爲叅知政事中書以丁節度使召學士草麻時盛文肅爲學士以爲叅

知政事合用舍人草制遂以制除丁甚恨之寇忠愍之貶所素厚者九二字一作之人自盛文肅已下皆坐斥逐而楊大年與寇公尤善丁晉公憐其才曲保全之議者謂丁所貶朝士甚多獨於大年能全之大臣愛才一節可稱也

太祖時以李漢超爲關南廵檢使捍北敵與兵三千而已然其齊州賦税最多乃以爲齊州防禦使悉與一州之賦俾之養士而漢超武人所爲多不法久之關南百

姓詣闕訟漢超貸民錢不還及掠其女以爲妾太祖召百姓入見便殿賜以酒食慰勞之徐問曰自漢超在關南契丹入寇者幾百姓（二字一作對）曰無也太祖曰往時契丹入寇邊將不能禦河北之民歲遭刼虜汝於此時能保全其貲財婦女乎今漢超所取孰與契丹之多又問訟女者曰汝家幾女所嫁何人百姓具以對太祖曰然則所嫁皆村夫也若漢超者吾之貴臣也以愛汝女則取之得之必不使失所與其嫁村夫孰若處漢超家富

貴於是百姓皆感悦而去太祖使人語漢超曰汝須錢何不告我而取於民乎乃賜以銀數百兩曰汝自還之使之感汝也漢超感泣誓以死報

仁宗萬幾之暇無所翫好惟親翰墨而飛白尤爲神妙凡飛白以點畫象物形而點最難工至和中有書待詔李唐卿撰飛白三百點以進自謂窮盡物象上亦頗佳之乃特爲清淨二字以賜之其六點尤爲奇絶又出三百點外

仁宗聖性恭儉至和二年春不豫兩府大臣日至寢閤問聖體見上器服簡質用素漆唾壺盂子素甆盞進藥御榻上衾褥皆黄絁色已故暗宮人遽取新衾覆其上亦黄絁也然外人無知者惟兩府侍疾因一作因侍疾見之耳

陳康肅公堯咨善射當世無雙公亦以此自矜嘗射於家圃有賣油翁釋擔而立睨之久而不去見其發矢十中八九但微頷之康肅問曰汝亦知射乎吾射不亦精

乎翁曰無他但手熟爾康肅忿然曰爾安敢輕吾射翁曰以我酌油知之乃取一葫蘆置於地以錢覆其口徐以杓酌油瀝之自錢孔入而（一作而入）錢不濕因曰我亦無他惟手熟爾康肅笑而遣之此與莊生所謂解牛斲輪者何異

至和初陳恭公罷相而並用文富二公（彥博 弼）正衙宣麻之際上遣小黄門（一有三輩二字）密於百官班中聽其論議而二公久有人望一旦復用朝士往往相賀黄門具奏上

大悅余時爲學士後數日奏事垂拱殿上問新除彥博等外議如何余以朝士相賀爲對上曰自古二字一作古者人君用人或以夢卜苟不知人當從人望夢卜豈足憑耶故余作文公批答云永惟商周之所記至以夢卜而求賢孰若用搢紳之公言從中外之人望者具述上語也王元之任翰林嘗草夏州李繼遷制繼遷送潤筆物數倍於常然用啓頭書送一作遂拒而不納蓋惜事體也近時舍人院草制有送潤筆物稍後時者必遣院子詣門

催索而當送者往往不送相承既久今索者送者皆恬然不以爲怪也

内中舊有玉石三清真像初在真遊殿既而大内火遂遷於玉清昭應宫已而玉清又大火又遷於洞真洞真又火又遷於上清上清又火皆焚蕩無子遺遂（一有又字）遷於景靈而宫司道官相與惶恐上言真像所至輙火景靈必不免願遷（二字一作乞移）他所遂遷於集禧宫迎祥池水心殿而都人謂之行火真君也

丁文簡公度罷叅知政事爲紫宸殿學士即文明殿學士也文明本有大學士爲宰相兼職又以學士爲諸學士之首後以文明者真宗謚號也遂更曰紫宸近世學士皆以殿名爲官稱如端明資政是也丁既受命遂稱曰丁紫宸議者又謂紫宸之號非人臣之所宜稱遽更曰觀文觀文是隋煬帝殿名理宜避之蓋當時不知然則朝廷之事一作士不可以不學也

王冀公欽若罷叅知政事而真宗眷遇之意未衰特置

資政殿學士以寵之時寇萊公在中書定其班位依雜學士在翰林學士下冀公因訴於上曰臣自學士拜叅知政事今無罪而罷班反在下是貶也真宗爲特加一作置大學士班在翰林學士上其寵遇如此景祐中有郎官皮仲容者偶出街衢爲一輕薄子所戲遽前賀云聞君有臺憲之命仲容立馬媿謝久之徐問其何以知之對曰今新制臺官必用稀姓者故以君姓知之爾蓋是時三院御史乃仲簡論程掌禹錫也聞者傳以爲笑

太宗時宋白賈黃中李至呂蒙正蘇易簡五人同時拜翰林學士承旨扈蒙贈之以詩云五鳳齊飛入翰林其後呂蒙正爲（一作至）宰相賈黃中李至蘇易簡皆至叅知政事宋白官至尚書老於承旨皆爲名臣

御史臺故事三院御史言事必先白中丞自（一有中山二字）劉子儀爲中丞始牓臺中今後御史有所言不須先白中丞雜端至今如此

丁晉公之南遷也行過潭州自作齋僧疏（一有文字）云補仲

山之裘雖曲盡於巧心和傳說之羮實難調於衆口其少以文稱晚年詩筆尤精在海南篇詠尤多如草解忘憂憂底事花名含笑笑何人一有之句二字尤爲人所傳誦

張僕射齊賢體質豐大飲食過人尤嗜肥豬肉每食數斤天壽院風藥黑神丸常人所服不過一彈丸公常以五七兩爲一大劑夾以胡餅而頓食之淳化中罷相知安州安陸山郡未嘗識達官見公飲啗不類常人舉郡驚駭嘗與賓客會食廚吏置一金漆大桶於廳側窺一作

竊視公所食如其物投桶中至暮酒漿浸漬漲溢滿桶郡人嗟愕以謂享富貴者必有異於人也然而晏元獻公清瘦如削其飲食甚微每析半餅以筯卷之抽去其筯内捻頭一莖而食一有之字此亦異於常一無此字人也

宋宣獻公綬夏英公竦同試童行誦經有一行者誦法華經不過問其習業幾年曰十年也二公笑且閔之因各取法華經一部誦之宋公十一作五日夏公七日不復遺一字人性之相遠一有也字如此

樞密曹侍中利用澶淵之役以殿直使於契丹議定盟好由是進用當莊獻明肅太后時以勲舊自處權傾中外雖太后亦嚴憚之但呼侍中而不名凡内降恩澤皆執不行然以其所執既多故有三執而又降出者一無此字則不得已而行之久之爲小人一有之字所測凡有求而三降不行者必又請之太后曰侍中已不行矣請者徐啓曰臣已告得侍中宅嬭婆或其親信爲言之許矣於是又降出曹莫知其然也但以三執不能已僶俛行之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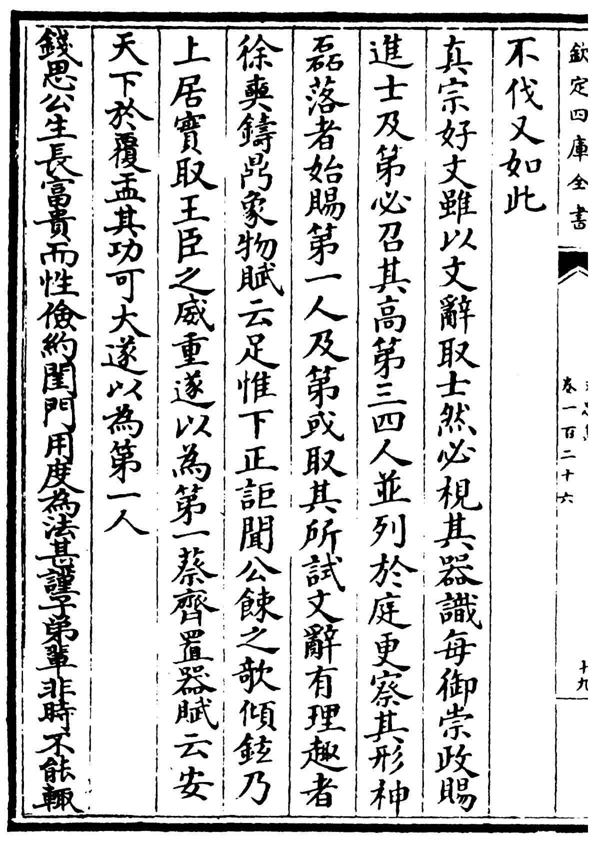
是太后大怒自此切齒遂及曹㑊之禍乃知大臣功高
而權盛禍患之來非智慮所能防也
曹侍中在樞府務革僥幸而中官尤被裁抑羅崇勲時
為供奉官監後苑作歲滿叙勞過求恩賞內中唐突不
已莊獻太后怒之簾前諭曹使召而戒勵曹歸院坐廳
事召崇勲立庭中去其巾帶困辱久之乃取狀以聞崇
勲不勝其耻其後曹㑊事作鎮州急奏言㑊反狀仁宗
太后大驚崇勲適在側因自請行既受命喜見顏色盡

夜奔馳鍊成其獄芮既被誅曹初貶隨州再貶房州行至襄陽渡北津監送内臣楊懐敏指江水謂曹曰侍中好一江水盖欲其自投也再三言之曹不諭至襄陽驛遂逼其自縊

宋鄭公庠初名郊字伯庠與其弟祁自布衣時名動天下號為二宋其為知制誥仁宗驟加奬眷便欲大用有忌其先進者譖之謂其姓符國號名應郊天又曰郊音交也交者替代之名也宋交其言不祥仁宗遽命改之

公怏怏不獲已乃改為庠字公序公後更踐二府二十餘年以司空致仕兼享福壽而以一作終而諧者竟不見用以卒可以為小人之戒也

曹武恵王彬國朝名將勲業之盛無與為比嘗曰自吾為將殺人多矣然未嘗以私喜怒輙戮一人其所居堂室弊壊子弟請加脩葺公曰時方大冬牆壁瓦石之間百蟲所蟄不可傷其生其仁心愛物葢如此既平江南回詣閤門入見牓子稱奉勑江南勾當公事回其謙恭



不伐又如此

真宗好文雖以文辭取士然必視其器識每御崇政賜進士及第必召其高第三四人並列於庭更察其形神磊落者始賜第一人及第或取其所試文辭有理趣者徐奭鑄鼎象物賦云足惟下正詎聞公餗之欹傾鉉乃上居實取王臣之威重遂以為第一蔡齊置器賦云安天下於覆盂其功可大遂以為第一人

錢思公生長富貴而性儉約閨門用度為法甚謹子弟輩非時不能輒

取一錢公有一珊瑚筆格平生尤所珍惜常置之几案子弟有欲錢者輒竊而藏之公即悵然自失乃牓于家庭以錢十千贖一作購之居一二日子弟佯為求得以獻公欣然以十千賜之他日有欲錢者又竊去一歲中率五七如此公終不悟也余官西都在公幕親見之每與同僚歎公之純德也

國朝雅樂即用王朴所製周樂太祖時和峴以為聲高遂下其一律然至今言樂者猶以為高云今黃鍾乃古

夾鍾也景祐中李照作新二字一作可作樂又下其聲太常歌工以其一作為太濁歌不成聲當鑄鐘時乃私賂鑄匠使減其銅齊而聲稍清歌乃叶而成聲而照竟不知以此知審音作樂之難也照每謂人曰聲高則急促下則舒緩吾樂之作久而可使人心感之皆舒和而人物之生亦當豐大王侍讀洙身尤短小常戲之曰君樂之成能使我長一有大字乎聞者以為笑而樂成竟不用

鄧州花蠟燭名著天下雖京師不能造相傳云一作亦

是寇萊公燭法公嘗知鄧州而自少年富貴不點油燈尤好夜宴劇飲雖寢室亦燃燭達旦每罷官去後人至官舍見廁溷間燭淚在地往往成堆杜祁公為人清儉在官未嘗燃官燭油燈一炷熒然欲滅與客相對清談而已二公皆為名臣而奢儉不同如此然祁公壽考終吉萊公晚有南遷之禍遂殁不返雖其不幸亦可以為戒也

故事學士在內中院吏朱衣雙引太祖朝李昉為學士

太宗在南衙朱衣一人前引而已昉一有因字亦去其一人至今如此

往時學士入劄子不著姓但云學士臣某先朝盛度丁度並為學士遂著姓以別之其後遂皆著姓

晏元獻公以文章名譽少年居富貴性豪俊所至延賓客一時名士多出其門罷樞密副使為南京留守時年三十八幕下王琪張亢最為上客亢體肥大琪目為牛琪瘦骨立亢目為猴二人以此自相譏誚琪嘗嘲亢曰

張亢髑髗成八字亢應聲曰王琪望月呌三聲一坐為之大笑

楊文公常戒其門人為文宜避俗語既而公因作表云伏惟陛下德邁九皇門人鄭戩遽請於公曰未審何時得賣生菜於是公為之大笑而易之

夏英公竦父官於河北景德中契丹犯河北遂歿于陣後公為舍人丁母憂起復奉使契丹公辭不行其表云父歿王事身丁母憂義不戴天難下穹廬之拜禮當枕

愧忍聞夷樂之聲當時以為一作謂四六偶對最為精絶

孫何孫僅俱以能文馳名一時僅為陜西轉運使作驪山詩二篇其後篇有云秦帝墓成陳勝起明皇宫就禄山來時方建玉清昭應宫有惡僅者欲中傷之因録其詩以進真宗讀前篇云朱衣吏引上驪山遽曰僅小器也此何足誇遂棄不讀而陳勝禄山之語卒得不一作不得聞人以為幸也

楊大年每欲一作遇作文則與門人賔客飲博投壺奕棊

二字一作乃至語咲諠譁而不妨構思以小方紙細書揮翰如飛文不加點每盈一幅則命門人傳録門人疲於應命頃刻之際成數千言真一代之文豪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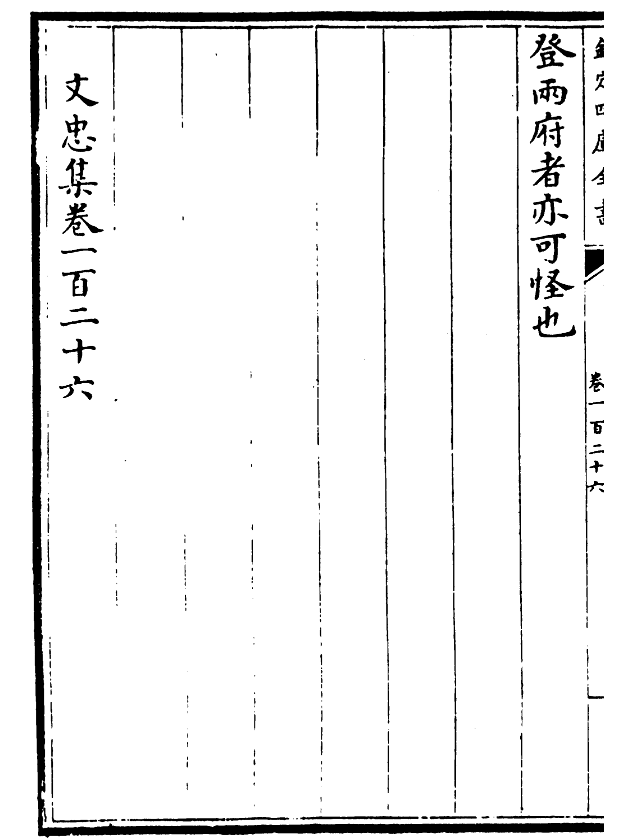
楊大年為學士時草答契丹書云隣壤交歡進草既入真宗自注其側云朽壤鼠壤糞壤大年遽改為隣境明旦引唐故事學士作文書有所改為不稱職當罷因亟求解職真宗語宰相曰楊億不通商量真有氣性一作性氣

太常所用王朴樂編鐘皆不圓而側垂自李照胡瑗之

徒皆以為非及照作新樂將鑄編鐘給銅一有於字鑄瀉務得古編鐘一枚工人不敢銷毀遂藏於太常鐘不知何代所作其銘曰一作云粤朕皇祖寶龢鐘粤斯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叩其聲與王朴夷則清聲合而其形不圓一有而字側垂正與朴鐘同然後知朴博古好學不為無據也其後胡瑗改鑄編鐘遂圓其形而下垂叩之掩鬱而不揚其鑄鐘又長甬而震掉其聲不和著作佐郎劉羲叟竊謂人曰此與周景王無射鐘無異必有眩惑之疾

未幾仁宗得疾人以義叟之言驗矣其樂亦尋廢一有不用二字

自太宗崇奬儒學驟擢高科至輔弼者多矣蓋一作自太平興國二年至天聖八年二十三榜由呂文穆公蒙正而下大用二十七一作五人而三人並登兩府惟天聖五年一榜而已是歲王文安公堯臣第一令昭文相公韓僕射琦西廳參政趙侍郎槩第二第三人也予忝與二公同府每見語此以為科場盛事自景祐元年已後至今治平三年三十餘年十二牓五人已上未有一人



登兩府者亦可怪也

文忠集卷一百二十六

文忠集卷一百二十七　　宋　歐陽修　撰

歸田録第二

真宗朝歳歳賞花釣魚羣臣應制嘗一歳臨池久之而御釣不食時丁晉公謂應制詩云鶯驚鳳輦穿花去魚畏龍顔上釣遲真宗稱賞群臣皆自以為不及也

趙元昊二子長曰佞令受次曰諒祚諒祚之母尼也有色而寵佞令受母子怨望而諒祚母之兄曰没藏訛哤

者亦黠虜也因教佞令受以弒逆之謀元昊已見殺訛哤遂以弒逆之罪誅佞令受子毋而諒祚乃得立而年甚幼訛哤遂專夏國之政其後諒祚稍長卒殺訛哤滅其族元昊為西鄙患者十餘年國家困天下之力有事於一方而敗軍殺將不可勝數然未嘗少挫其鋒及其困於女色禍生父子之間以亡其身此古賢智之君或不能免況夷狄乎訛哤教人之子殺其父以為已利而卒亦滅族皆理之然也

晏元獻公喜評詩嘗曰老覺腰金重慵便枕玉涼未是富貴語不如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此善言富貴者也人皆以為知言

契丹阿保機當唐末五代時最盛開平中屢遣使聘梁梁亦遣人報聘今世傳李琪金門集有賜契丹詔乃為阿布機當時書詔不應有誤而自五代以來見於他書者皆為阿保機雖今契丹之人自謂之阿保機亦不應有失又有趙志忠者本華人也自幼陷遼為人

明敏在遼中舉進士至顯官既而脫身歸國能述其國君臣世次山川風物甚詳又云阿保機遼人實謂之阿保謹未一作莫知孰是一有也字此聖人所以慎於傳疑也

真宗尤重儒學令科場條制皆當時所定至今每親試進士已放及第自十人已上御試卷子並錄本於真宗影殿前焚燒制舉登科者亦然

近時名畫李成巨然山水包鼎虎趙昌花果成官至尚書郎其山水寒林往往人家有之巨然之筆惟學士院

玉堂北壁獨存人間不復見也包氏宣州人世以畫虎名家而昂最為妙今子孫猶以畫虎為業而曾不得其髣髴也昌花寫生逼真而筆法輭俗一作殊無古人格一作劣致然時亦未有其比一作未有過此者

寇萊公在中書與同列戲云水底日為天上日未有對而會楊大年適來白事因請其對大年應聲曰眼中人是面前人一坐稱為的對

朝廷之制有因偶出一時而遂為故事者契丹人使見辭

賜宴雜學士員雖多皆赴坐惟翰林學士秖召當直一員人一作餘皆不赴諸王宫教授入謝祖宗時偶因便殿不御袍帶見之至今教授入謝必俟上入内解袍帶復出見之有司皆以為定制也

處士林逋居於杭州西湖之孤山逋工筆畫善為詩如草泥行郭索雲木叫鉤輈頗為士大夫所稱又梅花詩云踈影横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黄昏評一作能詩者謂前世詠梅者多矣未有此句也又其臨終為句云茂陵

他日求遺槀猶喜曾無封禪書尤為人稱一作傳誦自適之卒湖山寂寥一作寞未有繼者

俚諺云趙老送燈臺一去更不來不知是何等語雖士大夫一作君子亦往往道之天聖中有尚書郎趙世長者常以滑稽自負其老也求為西京留臺御史有輕薄子送以詩云此回真是送燈臺世長深惡之亦以不能酬酢為恨其後竟卒於留臺也

官制一作稱廢久矣今其名稱訛謬者多雖士大夫皆從

俗不以為怪皇女為公主其夫必拜駙馬都尉故謂之駙馬宗室女封郡主者謂其夫為郡馬縣主者為縣馬不知何義也

唐制三衛官有司階司戈執干執戟謂之四色官今三衛廢無官屬惟金吾有一人每日於正衙放朝喝不坐直謂之四色官尤可笑也

京師諸司庫務皆由三司舉官監當而權貴之家子弟親戚因緣請託不可勝數為三司使者常以為患田元

均為人寛厚長者其在三司深厭干請者雖不能從然不欲峻拒之每温顔强笑以遣之甞謂人曰作三司使數年强笑多矣直笑得面似靴皮士大夫聞者傳以為笑然皆服其德量也

茶之品莫貴於龍鳳謂之團茶凡八餅重一斤慶歷中蔡君謨為福建路轉運使始造小片龍茶以進其品絶精一作精絶謂之小團凡二十餅重一斤其價直金二兩然金可有而茶不可得每因南郊致齋中書樞密院各賜

一餅四人分之宮人往往縷一作金花於其上蓋其貴
重如此

太宗時有待詔賈玄以棊供奉號為國手邇來數十年
未有繼者近時有李憨子者頗為人所稱云舉世無敵
手然其人狀貌昏濁垢穢不可近蓋里巷庸人也不足
置之罇俎間故胡旦嘗語人曰以棊為易解則如旦聰
明尚或不能以為難解則愚下小人往往造於精絶信
如其言也

王副樞疇之夫人梅昂臣之女也景彝初除樞密副使梅夫人入謝慈壽宮太后問夫人誰家子對曰梅昂臣女也太后笑曰是梅聖俞家乎由是始知聖俞名聞於宮禁也聖俞在時家甚貧余或至其家飲酒甚醇非常人家所有問其所得云皇親有好學者宛轉致之余又聞皇親有以錢數千購梅詩一篇者其名重於時如此

錢思公雖生長富貴而少所嗜好在西洛時嘗語寮屬言平生惟好讀書坐則讀經史卧則讀小說上厠則閱

小辭蓋未嘗頃刻釋卷也謝希深亦言宋公垂同在史院每走厠必挾書以往諷誦之聲琅然聞於遠近其篤學如此余因謂希深曰余平生所作文章多在三上乃馬上枕上厠上也蓋惟此尤可以屬思爾

國朝宰相最少年者惟王溥罷相時父母皆在人以為榮今富丞相弼入中書時年五十二太夫人在堂康强後三年太夫人薨有司議贈卹之典云無見任宰相丁憂例是歲三月十七日春宴百司已具前一夕有旨富

其母喪在殯特罷宴此事亦前世未有
皇祐二年嘉祐七年季秋大享皆以大慶殿為明堂蓋
明堂者路寢也方於寓祭圜丘斯為近禮明堂額御篆
以金填字門牌亦御飛白皆皇祐中所書神翰雄偉勢
若飛動余詩云寶墨飛雲動金文耀日晶者謂二牌也
錢思公官兼將相階勳品皆第一自云平生不足者不
得於黄紙書名每以為恨也
三班院所領使臣八千餘人涖事于外其罷而在院者

常數百人每歲乾元節醵錢飯僧進香合以祝聖壽謂之香錢判院官常利其餘以為餐錢羣牧司領内外坊監使副判官比佗司俸入最優又歲收糞墼錢頗多以充公用故京師為之語曰三班喫香羣牧喫糞也

咸平五年南省試進士有教無類賦王沂公為第一賦盛行於世其警句有云神龍異禀猶嗜欲之可求纖草何知尚薰蕕而相假時有輕薄子擬作四句云相國寺前熊翻筋斗望春門外驢舞柘枝議者以謂言雖鄙俚

亦著題也

國朝之制自學士已上賜金帶者例不佩魚若奉使契丹及館伴北使則佩事已復去之惟兩府之臣則賜佩謂之重金初太宗甞曰玉不離石犀不離角可貴者惟金也乃創為金銙之制以賜羣臣方團毬路以賜兩府御仙花以賜學士以上今俗謂毬路為笏頭御仙花為荔枝皆失其本號也

宋丞相庠早以文行負重名於時晚年尤精字學甞手

校郭忠恕佩觿三篇寳翫之其在中書堂吏書牒尾以俗體書宋爲宗公見之不肯下筆責堂吏曰吾雖不才尚能見姓書名此不是我姓堂吏惶懼改之乃肯書名

京師食店賣酸餓者皆大出一作書牌牓於通衢而俚俗昧於字法轉酸從食餓從舀有滑稽子謂人曰彼家所賣餕餡音俊叨不知爲何物也飲食四方異宜而名號亦隨時俗言語不同至或傳者轉失其本湯餅唐人謂之不托今俗謂之餺飥矣晉束晳餅賦有饅頭薄持起溲

牢九之號惟饅頭至今名存而起溲牢丸皆莫曉為何物薄持荀氏又謂之薄夜亦莫知何物也

嘉祐八年上元夜賜中書樞密院御筵于相國寺羅漢院國朝之制歲時賜宴多矣自兩制已上皆與惟上元一夕秖賜中書樞密院雖前兩府見任使相皆不得與也是歲昭文韓相公一作集賢曾公樞密張太尉皆在假不赴惟余與西廳趙侍郎槩副樞胡諫議宿吳諫議奎四人在席酒半相顧四人者皆同時翰林學士相繼登

二府前此未有也因相與道玉堂舊事為笑樂遂皆引滿劇飲亦一時之盛事也

國朝之制大宴樞密使副不坐侍立殿上既而退就御厨賜食與閤門引進四方館使列坐廡下親王一人伴食每春秋賜衣門謝則與内諸司使副班于垂拱殿外廷中而中書則别班謝于門上故朝中為之語曰厨中賜食階下謝衣蓋樞密使唐制以内臣為之故常與内諸司使副為伍自後唐莊宗用郭崇韜與宰相分秉朝

政文事出中書武事出樞密自此之後其權漸盛至今一作本朝遂號為兩府事權進用祿賜禮遇與宰相均惟日趨内朝侍宴賜衣等事尚循唐舊其任隆輔弼之崇而雜用内諸司故事使朝廷制度輕重失序盖沿革異時因循不能釐正也

蔡君謨既為余書集古録目序刻石其字尤精勁為世所珍余以鼠鬚栗尾筆銅緑筆格大小龍茶惠山泉等物為潤筆君謨大笑以為太清而不俗後月餘有人遺

余以清泉香餅一篋者君謨聞之歎曰香餅來遲使我潤筆獨無此一種佳物茲又可笑也清泉地名香餅石炭也用以焚香一餅之火可終日不滅

梅聖俞以詩知名三十年終不得一館職晚年與脩唐書書成未奏而卒士大夫莫不歎惜其初受勅脩唐書語其妻刁氏曰吾之脩書可謂猢猻入布袋矣刁氏對曰君於仕宦亦何異鮎魚上竹竿耶聞者皆以為善對

一作梅聖俞以詩名當世然終不得一館職晚年在唐書局充脩書官尚冀書成畤勞得一貼職以償素願

書垂就而卒時人莫不歎其奇薄其初脩唐書也嘗竊嘆曰吾今可謂猢猻入布袋

仁宗初立令上為皇子令中書召學士草詔學士王珪當直召至中書諭之王曰此大事也必須面奉聖旨於是求對明日面稟得旨乃草詔羣一作詰公皆以王為真得學士體也

盛文肅公豐肌一作肥大腹而眉目清秀丁晉公疎瘦如削二公皆兩浙人也並以文辭知名於時梅學士詢在真宗時已為名臣至慶歷中為翰林侍讀以卒性喜焚

香其在官所每晨起將視事必焚香兩鑪以公服罩之撮其袖以出坐定撒開兩袖郁然滿室濃香有竇元賓者五代漢宰相正固之孫也以名家子有文行為館職而不喜脩飾經時未嘗沐浴故時人為之語曰盛肥丁瘦梅香竇臭也

寶元中趙元昊叛命朝廷命將討伐以鄜延環慶涇原秦鳳四路各置經略安撫招討使余以為一作謂四路皆内地也當如故事置靈夏四面行營招討使令自於境

內何所招討余因竊料王師必不能出境其後用兵五六年劉平任福葛懷敏三大將皆自戰其地而大敗由是至於罷兵竟不能出師

呂文穆公蒙正以寛厚為宰相太宗尤所眷遇有一朝士家藏古鑑自言能照二百里欲因公弟獻以求知其弟伺間從容言之公笑曰吾面不過楪一作鐷子大安用照二百里其弟遂不復敢言聞者歎服以謂賢於李衛公遠矣蓋寡好而不為物累者昔賢之所難也

國朝百有餘年年號無過九年者開寶九年改為太平興國太平興國九年改為雍熙大中祥符九年改為天禧慶歷九年改為皇祐嘉祐九年改為治平惟天聖盡九年而十年改為明道

唐人奏事非表非狀者謂之牓子亦謂之錄子今謂之劄子凡羣臣百司上殿奏事兩制以上非時有所奏陳皆用劄子中書樞密院事有不降宣勑者亦用劄子與兩府自相往來亦然若百司申中書皆用狀惟學士院

用咨報其實如劄子亦不書一作出名但當直學士一人押字而已謂之咨報今俗謂草書名為押字也此唐學士舊規也唐世學士院故事近時隳廢殆盡惟此一事在爾

燕王元儼太宗幼子也太宗子八人真宗朝六人一無此字已亡歿至仁宗即位獨燕王在以皇叔之親特見尊禮契丹亦畏其名其疾亟時仁宗幸其宮親為調藥平生未嘗語朝政遺言一二事皆切於理余時知制誥所作贈官制所載皆其實事也

華元郡王_{允良}　燕王子也性好晝睡每自旦酣寢至暮始興盥_{一作類}濯櫛漱衣冠而出燃燈燭治家事飲食宴樂達旦而罷則復寢以終日無日不如此由是一宫之人皆晝睡夕興允良不甚喜聲色亦不為佗驕恣惟以夜為晝亦其性之異前世所未有也故觀察使劉從廣燕王壻也嘗語余燕王好坐木馬子坐則不下或饑則便就其上飲食往往乘興奏樂於前酣飲終日亦其性之異也

皇子顥封東陽郡王除婺州節度使檢校太傅翰林學士（黜）上言太傅天子師臣也子為父師於體不順中書檢勘自唐以來親王無兼師傅官者蓋自國朝命官秪以差遣為職事自三師三公以降皆是虛名故失於因循爾議者皆以貫言為當也

端明殿學士五代後唐時置國朝尤以為貴多以翰林學士兼之其不以翰苑兼職及換職者百年間纔兩人特拜程戡王素是也

慶歷八年正月十八日夜崇政殿宿衛士作亂於殿前殺傷四人取準備救火長梯登屋入禁中逢一宫人問寢閤在何處宫人不對殺之既而宿直都知聞變領宿衛士入搜索已復逃竄後三日於内城西北角樓中獲一人殺之時内臣楊懐敏受旨獲賊勿殺而倉卒殺之由是竟莫究其事

葉子格者自唐中世以後有之説者云因人有姓葉號葉子青（一作清或作晉）者撰此格因以為名此説非也唐人藏

書皆作卷軸其後有葉子其制似今策子凡文字有備檢用者卷軸難數卷舒故以葉子寫之如吳彩鸞唐韻李郃彩選之類是也骰子格本備檢用故亦以葉子寫之因以為名爾唐世士人宴聚盛行葉子格五代國初猶然後漸廢不傳今其格世或有之而人無知者惟昔楊大年好之仲待制簡大年門下客也故亦能之大年又取葉子彩一作歌名紅鶴皁鶴者別演為鶴格鄭宣徽戩章郇公得象皆大年門下客也故皆能之余少時亦

有此二格後失其本今絶無知者

國朝自下湖南始置諸州通判既非副貳又非屬官故常與知州爭權每云我是監郡朝廷使我監汝舉動為其所制太祖聞而患之下詔書戒勵使與長吏恊和二字一作同押凡文書非與長吏同簽書者所在不得承受施行自此遂稍稍戢然至今州郡往往與通判不和往時有錢昆少卿者家世餘杭人也杭人嗜蟹昆嘗求補外郡人問其所欲何州昆曰但得有螃蟹無通判處則可矣

至今士人以為口實

嘉祐二年余與端明韓子華翰長王禹玉侍讀范景仁龍圖梅公儀同知禮部貢舉辟梅聖俞為小試官凡鎖院一有經字五十日六人者相與唱和為古律歌詩一百七十餘篇集為三卷禹玉余為校理時武成王廟所解進士也至此新入翰林與余同院又同知貢舉故禹玉贈余云十五年前出門下最榮今日預東堂余答云昔時叨入武成宫曾看揮毫氣吐虹夢寐閒思十年事笑談

令此一作日一罇同喜君新賜黄金帶顧我宜為白髮翁也天聖中余舉進士國學南省皆忝第一人薦名其後景仁相繼亦然故景仁贈余云澹墨題名第一人孤生何幸繼前塵也聖俞自天聖中與余為詩友余嘗贈以蟠桃詩有韓孟之戲故至此梅贈余云猶喜共量天下士亦勝東野亦勝韓而子華筆力豪贍公儀文思温雅而敏捷皆勍敵也前此為南省試官者多窘束條制不少放懐余六人者懽然相得羣居終日長篇險韻衆製

交作筆吏疲於寫録僮史一作隸奔走往來間以滑稽嘲謔形一作加於風刺更相酬酢往往烘堂絶倒自謂一時盛事前此未之有也

往時學士循唐故事見宰相不具靴笏繫鞋坐玉堂上遣院吏計會堂頭直省官學士將至宰相出迎近時學士始具靴笏至中書與常參官雜坐於客位有移時不得見者學士日益自卑丞相禮亦漸薄蓋一作並習見已久恬然不復怪也

張堯封者南京進士也累舉不第家甚貧有善相者謂曰視子之相不過一幕職然君骨貴必享王封人初莫曉其旨其後堯封舉進士及第終於幕職堯封温成皇后父也后既貴堯封累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封清河郡王由是始悟相者之言

治平二年八月三日大雨一夕都城水深數尺上降詔責躬求直言學士草詔有大臣惕思天變之語上夜批出云淫雨為災專戒不德遽令除去大臣思變之言上

之恭己畏天自勵如此

章郇公（得象）與石資政（中立）素相友善而石喜談（一作詼）諧嘗戲章云昔時名畫有戴松牛韓幹馬而今有章得象也世言閩人多短小而長大者必為貴人郇公身既長大而語聲如鐘豈出其類者是為異人乎其為相務以厚重鎮止浮競時人稱其德量

金橘產於江西以遠難致都人初不識明道景祐初（一作中）始與竹子俱至京師竹子味酸人不甚喜後遂不至

而金橘香清味美置之罇俎間光彩灼爍一作的爍如金彈丸誠珎果也都人初亦不甚貴其後因温成皇后尤好食之由是價重京師余世家江西見吉州人甚惜此果其欲久留者則於菉豆中藏之可經時不變云橘性熱而豆性涼故能久也

凡物有相感者出於自然非人智慮所及皆因其舊俗而習知之今唐鄧間多大柹其初生澀堅實如石凡百十柹以一榠樝置其中榅桲亦可則紅熟爛如泥而可食土人

謂之烘柹者非用火乃用此爾淮南人藏鹽酒蟹凡一器數十蟹以皁莢半挺置其中則可藏經歲不沙一作損至於薄荷醉猫死猫引竹之類皆世俗常知而翡翠屑金人氣粉犀此二物則世人未知者余家有一玉罌形製甚古而精巧始得之梅聖俞以為碧玉在潁州時嘗以示僚屬坐有兵馬鈐轄鄧保吉者真宗朝老内臣也識之曰此寶器也謂之翡翠云禁中寶物皆藏宜聖庫庫中有翡翠盞一隻所以識也其後予偶以金環於罌

腹信手磨之金屑紛紛而落如硯中磨墨始知翡翠之能屑金也諸藥中犀最難擣必先鎊屑乃入衆藥中擣之衆藥篩羅已盡而犀屑獨存（四字一作犀獨在）余偶見一醫僧元達者解犀為小塊子方一寸半許（四字一作半寸許）以極薄紙裹置於（一無此字）懐中（一有使字）近肉以人氣蒸之候氣薫蒸浹洽乘熱投臼中急擣應手如粉因知人氣之能粉犀也然今醫工皆莫有知者

石曼卿磊落奇才知名當世氣貌雄偉飲酒過人有劉

潛者亦志義之士也常與曼卿為酒敵聞京師沙行王氏新開酒樓遂往造焉對飲終日不交一言王氏怪其所飲過多非常人之量以為異人稍獻肴果益取好酒奉之甚謹二人飲啗自若傲然不顧至夕殊無酒色相揖而去明日都下喧傳王氏酒樓有二酒仙來飲久之乃知劉石也

燕龍圖肅有巧思初為永興推官知府寇萊公好舞柘枝有一鼓甚惜之其鐶忽脫公悵然以問諸匠皆莫知

所為燕請以鏁脚為鑠黄内之則不脫矣萊公大喜燕為人寛厚長者博學多聞其漏刻法最精今州郡往往有之

劉岳書儀婚禮有女坐壻之馬鞍父母為之合髻之禮不知用何經義據岳自叙云以時之所尚者益之則是當時流俗之所為爾岳當五代干戈之際禮樂廢壊之時不暇講求三王之制度茍取一時世俗所用吉凶儀式略整齊之固不足為後世法矣然而後世猶不能行

之令岳書儀十已廢其七八其一二僅行於世者一作悉皆苟簡粗略不如本書就中轉失乖繆可為大笑者坐鞍一事爾今之士族當婚之夕以兩倚相背置一馬鞍反令壻坐其上飲以三爵女家遣人三請而後下乃成婚禮謂之上高坐凡婚家舉族内外姻親與其男女賓客堂上堂下竦立而視者惟壻上高坐為盛禮爾或有偶不及設者則相與悵然咨嗟以為闕禮其轉失乖謬至於如此今雖名儒巨公衣冠舊族莫不皆然嗚呼士

大夫不知禮義而與閭閻鄙俚同其習（一作所）見而不知為非者多矣前日濮園皇伯之議是已豈止坐斆之繆哉

世俗傳訛惟祠廟之名為甚今都城西崇化坊顯聖寺者本名蒲池寺周氏顯德中增廣之更名顯聖而俚俗多道其舊名今轉為菩提寺矣江南有大小孤山在江水中嶷然獨立而世（一作俚）俗轉孤為姑江側有一石磯謂之澎浪磯遂轉為彭郎磯云彭郎者小姑壻也余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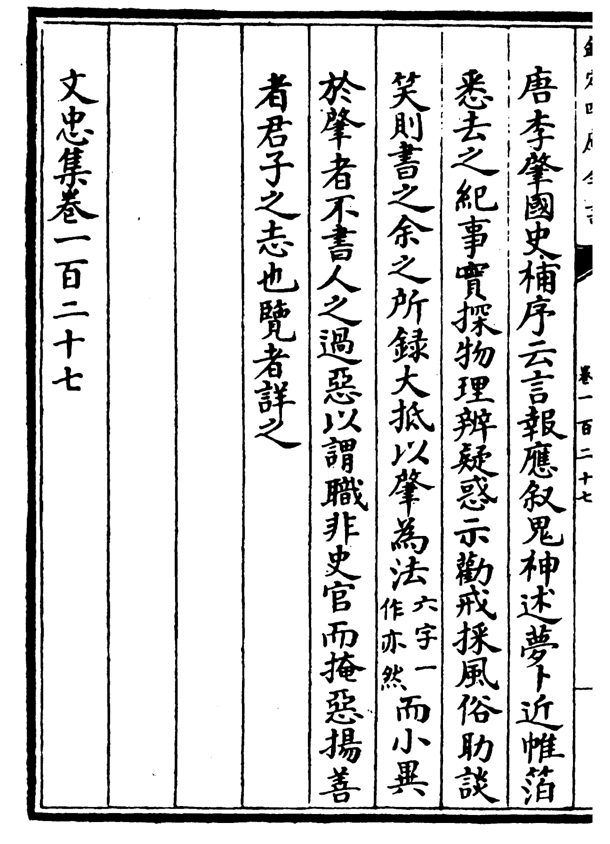
過小孤山廟像乃一婦人而勑額為聖母廟豈止俚俗之繆哉西京龍門山夾伊水上自端門望之如雙闕故謂之闕塞而山口有廟曰闕口廟余嘗見其廟像甚勇手持一屠刀尖銳按膝而坐問之云此乃豁口大王也此尤可笑者爾

今世俗言語之訛而舉世君子小人皆同其繆者惟打字爾打丁雅反其義本謂考擊故人相毆以物相擊皆謂之打而工造金銀器亦謂之打可矣蓋有槌檛作擊之義

也至於造舟車者曰打船打車網魚曰打魚汲水曰打水役夫餉飯曰打飯兵士給衣糧曰打衣糧從者執傘曰打傘以糊黏紙曰打黏以丈尺量地曰打量舉手試眼之昬明曰打試至於名儒碩學語皆如此觸事皆謂之打而徧檢字書了無此字丁雅反者其義主考擊之打自音謫疑當作滴耿以字學言之打字從手從丁丁又擊物之聲故音謫耿為是不知因何轉為丁雅也

用錢之法自五代以來以七十七為百謂之省陌今市

井交昜又魁其五謂之依除咸平五年陳恕知貢舉選士最精所解七十二人王沂公曾為第一御試又落其半而及第者三十八人沂公又為第一故京師為語曰南省解一百依除殿前放五十省陌也是歳取人雖少得士最多宰相三人乃沂公與王公隨章公得象參知政事一人韓公億侍讀學士一人李仲容御史中丞一人王臻知制誥一人陳知微而汪白青陽楷二人雖不達而皆以文學知名當世



唐李肇國史補序云言報應敘鬼神述夢卜近帷箔悉去之紀事實探物理辨疑惑示勸戒採風俗助談笑則書之余之所録大抵以肇為法（六字一作亦然）而小異於肇者不書人之過惡以謂職非史官而掩惡揚善者君子之志也覽者詳之

文忠集卷一百二十七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崇本

謄錄舉人臣勵守訓

謄錄監生臣秦在寘